

20世纪

总顾问
巴金 冰心

中国散文英华

西部 ● 北方卷



主 编 吴欢章 沙似鹏
副主编 顾 潜 张祖健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
世纪
中国
散文
英华

冰心题



西部
● 北方卷

顾国柱

编选

复旦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盛寿云

责任校对 马金宝

20 世纪中国散文英华(西部·北方卷)

吴欢章 沙似鹏 主编

出 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邮政编码 200433)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江苏省东台市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6.625

字 数 429 000

版 次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书 号 ISBN7-309-01953-9/I·154

定 价 21.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调换。

百年文海潮汐

——《20 世纪中国散文英华》总序

吴欢章

在将要挥手告别 20 世纪的时刻，我们回首中国散文的百年历程，不免有七分自豪，三分感慨。在风雷激荡的 20 世纪，中国散文顺应着时代的潮流，同人民的脉搏相连，创造了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艺术业绩。放眼百年，名家辈出，佳作联翩，可谓群星丽天，繁花匝地，给中华江山妆点了一派绵延不尽的美丽。然而百年来的中国散文犹如中国社会一样，前进途中又是千回百转，迂回曲折，春去秋来，潮起潮落，其间充满酸甜苦辣，历经沧海桑田。不过从总体来看，20 世纪的中国散文，确是一个艺术宝库，也是一座历史丰碑，其百年旅程中的兴废更迭的印迹也是足以启发人思索的精神财富。历史是连续的，也是螺旋形上升的，重要的是经验应该总结，教

训应该记取。今天我们来检阅百年来的中国散文，正是为了使它以更坚实的步伐跨入新的世纪。

—

20 世纪的中国散文，可说是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散文是最贴近生活的文学样式，同时代生活保持着紧密联系是现代中国散文的优秀传统，因而百年来的中国社会生活在散文中得到全景式的反映。从民族觉醒到国家变革，从民主革命的烽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浪潮，从工农大众的悲欢到知识分子的沉浮，从国内各民族的生活变迁到海外游子的生存状态，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无论工农商学兵，无论东西南北中，20 世纪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为散文作者所摄取，都在散文画卷里被无远弗届、无微不显地表现。展阅这些散文，犹如走进活的历史，从中你会看到活跃在 20 世纪大舞台上的中国人的英勇身姿，感受到贯穿百年的振兴中华的火热灵魂，领悟到渗透在社会深层的生活底蕴。这是一部认识和理解 20 世纪中国的具体而生动的生活教科书。

对时代主潮的注视，对有关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革的生活现象的关心，是 20 世纪中国散文的重要特征。20 世纪是中国历史由近代转向现代的世纪，是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革而前赴后继地英勇奋斗的世纪，社会巨大转型期的时代风云，强烈地吸引着众多散文家的注意，激起他们的创作热情，这是很自然的。自本世纪初特别是“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梁启超、秋瑾、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王统照、巴金、丽尼、柯灵、何其芳、丁玲、孙犁、刘白羽、魏巍、杨朔、魏钢焰、余秋雨等等，一代又一代散文家，为关系到亿万中国人命运的时代潮流推波助澜，献出了心灵激情和艺术才华，这正是他们作为中国人的社会责任感和作为艺术家的良知的表现。任何时代都有主流，任何时代交响曲都有主旋律，正是它

决定着时代的轨道和方向,推动着社会历史的进步。散文家关注和投入时代的主流,描绘与其牵连的各式各样的生活现象,不但可以使散文创作走向大气,而且可以使生活的反映达到深刻的程度,从而发挥推动时代前进的积极作用。以鲁迅为代表的许多散文家的创作成就已经历史地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时代生活是广阔的,有主流,也有许多支流。它既有雷霆风暴的一面,也有霁月光风的一面;既有金戈铁马的一面,也有轻歌曼舞的一面;既有大江东去的一面,也有小溪潺湲的一面;既有壮怀激烈的一面,也有闲情逸致的一面。散文作为自由而灵活的文体,它的领域应该是海阔天空的,它表现的对象应该是丰富多彩的。现代中国散文家正是充分运用了散文的文体特长,创造了灿若云霞的艺术景观。冰心的爱的呼唤,朱自清的儿女情长,徐蔚南的描山画水,郁达夫的屐痕处处,周作人的品茗谈艺,林语堂的幽默说文,秦牧的艺海拾贝,梁实秋的雅舍小品,诸如此类,都使文苑增添了赏心悦目的佳卉,给读者带来怡神益智的审美享受。我们不能因为强调反映时代主流而反对生活的多样表现,也不能因为提倡生活的多样表现而反对时代主流的强调。散文百年历程反复表明,各执一端的片面观点,有碍于散文创作的繁荣。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才是从历史中引出的正确结论。

散文是不能虚构更不容许虚假的,无论反映什么样的生活,真实性是它的第一要义。散文创作必须直面现实人生,对所描写的生活有真切的体验和感受,才能产生具有真实性的作品。用想当然的理念去代替生活本身,不管如何添油加醋,不管怎样花里胡哨,也只能导致散文的虚伪。但生活又不等于艺术。有闻必录,对生活全盘照搬,罗列和堆砌生活现象,也是散文必须防止的弊端。散文创作必须经历一个由生活转化为艺术的过程,经历一个由生活真实上升为艺术真实的过程,这样才可能诞生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散文作品。在这个提炼生活的过程中,当然不能排斥理性的作用,

问题在于必须从生活实际出发,着眼于生活本身,用理性的光芒照亮生活素材中所固有的带有本质意义的和动人的东西,这样创作出来的散文才能发挥感染人心而又于人有用的作用。在散文创作中,一方面要反对主观主义的创作态度和方法,另一方面又要反对自然主义的创作态度和方法,这也是我们从现代中国散文的曲折发展中必须汲取的教训。

二

20 世纪中国散文也可说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现代精神史。散文是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个人性的文学样式,它不但要表现作家眼睛里所看到的世界,更要表现作家心灵中所感受的世界。现代散文在描绘世纪风云的同时,也映现出流淌百年的心灵波涛。通过 20 世纪中国散文,我们可以看到在漫漫长夜里中国人民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心路历程,也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在革命浪潮中反对旧世界和创造新世界的精神轨迹;可以听到被压迫者的痛苦呻吟,也可以听到反抗者的战斗呐喊;可以看到社会主义黎明来临的喜悦,也可以听到新时代奋勇前进的脚步声;可以看到征程多艰所引起的民族沉思,也可听到峰回路转所激发的春天歌吟。一部中国现代散文史,犹如高尔基作品中的丹柯所举起的心灵的火炬,照耀着百年来的漫漫征途,显示我们民族精神的伟大、坚强、丰富和美丽。

现代杰出的散文家郁达夫根据自己的体验和观察,曾经指出“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这既是对“五四”以后“王纲解纽”时代的散文创作的一个概括,也是对散文的文体特征的一种说明。散文是一种直接出诸个性又诉诸个性的文体,它必须立足于作家的真情实感,有作家的真生命、真见识和真歌哭,才可能具备散文所特别需要的亲切感人

的力量。无个性,即无创作的真挚性,也就不可能有散文以之为生命的真实性。现代散文的历史反复表明,凡是思想解放、个性活跃的时期,散文就出现繁荣的局面;凡是思想沉滞、个性压抑的时期,散文就沦于萎落的境地。尊重作家的艺术个性,就可产生散文的艺术独创性,就会形成散文各具风采的艺术风格,就能出现散文创作万紫千红的气象;而只有这样,才可能满足人民大众多种多样的审美需要。这是现代散文在一个世纪的发展中所显示的一条艺术规律。

尊重散文的艺术个性,就要承认作家有选择题材的充分自由。散文家只能表现自己所熟悉的和感动过自己的生活,在“写什么”的问题上不要轻率地横加干涉。尊重散文的艺术个性,就要承认作家有表现自己的生活见解的充分自由。散文最不能容忍人云亦云的平庸之论,倒是最需要基于深刻观察的独到见解。散文有没有表现出对生活的真知灼见,是它能否具备深刻的思想力量的根本原因。尊重散文的艺术个性,就要承认作家有艺术表现的充分自由。散文家采取何种体裁,运用什么方法,应完全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和美学爱好而定,在“如何写”的问题上更不该有什么限制。尊重散文的艺术个性,就要鼓励作家具有自己的艺术风格。散文的艺术风格是作家艺术地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的综合体现,是作家的个性发挥到极致和达到成熟境界的艺术结晶。我们应充分认识各种艺术风格的存在价值,只有无数闪光的星体才能构成灿烂的天宇,如果随意抬高一种艺术风格而贬低另一种艺术风格,只会导致整个星空的暗淡。我们之所以强调提出以上这些意见,因为这是从现代中国散文演变过程中引申出来的经验和教训。自然,现代中国的散文史也告诉我们,散文家各不相同的艺术个性,其中也有高低、深浅、宽窄等等的差别,但我们不能消极地限制艺术个性的表现,而应积极地引导散文家的艺术个性使之高尚化、深刻化和宽广化。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下,充分张扬散文家的艺术个

性,必将促使散文这种自由的文体更加兴旺和繁荣,在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

我国幅员辽阔,散文创作的分布地域是相当广大的。现代中国散文实际上是由各具地方特色的散文创作共同融合而成。地域特色,正是构成统一而又多样的现代散文的重要因素。“五四”以来席卷全国的新文学主潮统摄着和推动着各个地域的散文创作,而各个地域的散文创作又吸纳着和丰富着新文学的主潮。从地域文化视角来观察和研究 20 世纪中国散文,有利于深入把握它那相辅相成的辩证发展的艺术规律,也有利于促成全国散文创作百花竞艳、百舸争流的良性机制和完善格局。

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文学现象,历来为中外文艺家所重视。泰纳在其《艺术哲学》中,曾把“环境”作为决定文学创作和发展的“三要素”之一。我国古代不少论著很注意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的分野,现代的鲁迅也曾研究过“京派”和“海派”的区别。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地域文化的研究愈趋重视。从文学领域来看,河北的“荷花淀”派,山西的“山药蛋”派,西部文学,关东文学,“新边塞”派,岭南文学,巴蜀文学,荆楚文学等等,都先后进入研究者的视线,有方兴未艾之势。这种时代信息提醒我们:应当把研究中国散文的地域文化特色的课题提上日程。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应该说是相同的,但我国版图广阔,地域繁多,各处的地理环境、民情风俗、生活方式、文化渊源、艺术风尚又不尽相同,因而导致散文创作也各有不能代替的特色。同是反映都市生活,但肖红那具有关东气质的散文不同于张爱玲散文的海派特色;同是抒写文化感受,但江南的余秋雨也有异于塞北的张承志。研究散文的地域特色,掌握它们各自的艺术规律,可以使我們具体地了解现代中国

散文的丰富性并促进这种丰富性得到更好的发展。我们提倡文学包括散文的民族化、大众化,而散文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地方特色恰恰是民族化、大众化的一个重要表现。肯定和提倡散文的地方特色,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它的读者覆盖面,正如鲁迅早就说过的那样,“现代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鲁迅全集》卷10,206页)

研究散文的地域文化特色,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在我国文学史上常有以地域文化为基础形成艺术流派的现象,譬如明、清两代很有影响的散文流派公安派、竟陵派和桐城派就是如此。通过艺术流派的竞赛推动文学的发展,应该是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方法之一。自然,形成艺术流派的因素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但着眼于我国幅员广阔、地域众多的状况,是否能以某些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相同或相近的地域文化为基础,建立各具特色的艺术流派,以形成我国文学包括散文的绚烂多姿、繁花似锦的局面?我们这样的设想,既有历史的先例,又有现实中已经萌芽的趋势,看来不是没有可能的。问题在于我们要在认识上提高自觉性,努力加以理论的鼓吹和艺术的实践。

我们正是本着这种想法,编纂了这套《20世纪中国散文英华》丛书。我们没有像以往那样,或按作家编选,或按题材编选,或按主题编选,或按体裁编选,而是以大的地域为基础加以分类编选。为了扩大编选范围,我们在分卷编选某一地域的散文时,把与之相邻近地区的作品也纳入篇幅。我们在这样做时,曾经遇到不少难题,编选中肯定有许多不尽准确和不尽科学之处,我们只是想为我国地域散文画出一个粗疏的轮廓,给读者和专家提供一个阅读的文本和研究的参考。

四

现代散文的文体自觉,开始于“五四”时期。在中国古代,“散文”的范畴是很宽泛的,除了诗、赋等韵文以外的文体统称之为散文。到“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才提出了关于“散文”的新观念,把“文学的散文”和“文字的散文”区分开来,特别强调了散文的文学性。沿着这个思路,后来很多作家先后提出了“美文”、“纯散文”、“随笔”、“絮语散文”、“小品文”等名称,目的都是为了规范“散文”的文体。在文体特征上一般都强调了散文的随意性、个人性和艺术性,在表现方法上则强调了抒情性、叙事性、议论性诸种艺术元素。但到30年代以后,“散文”的观念却又逐渐走向“泛化”。因为在现代散文发展的过程中,适应时代的需要,这种文体不断发生裂变和分化,偏于说理的“杂文”逐步壮大,而偏于叙事的报告文学、史传文学等也日益蔚为大观。本来文体的分化应该说是现代文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像“杂文”、“报告文学”、“史传文学”等等已渐渐形成独立的文体形态,但我们却一直把它们都囊括在“大散文”的范畴之内。文体的泛化和文体意识的含糊,给散文创作带来了不少弊病。为了救正这个毛病,近年来有一些散文家和研究者又提出了“艺术散文”的概念。其实,这仍是一个折中的、尴尬的、模糊的概念。既然有“艺术散文”,难道还有“非艺术散文”么?散文就是散文,它既不同于诗歌、小说、戏剧,也有异于杂文、报告文学、史传文学等等,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它有着自己特殊的质的规定性。看来,重新为“散文”定位和正名,净化“散文”的文体意识,已是今天当务之急,这样才有利于我国散文按照自身特殊的艺术规律健康发展。

散文这种文体究竟有什么艺术属性呢?这里只能略举数端。

第一,散文姓“散”。“散”的含义,既包括作者心态的自由,运笔的随意,眼界的开阔,想像的纵横,也包括题材的广泛,体裁的灵

活,形式和手法的多样。

第二,散文特别贴近生活。所谓“贴近”,是指它直接描写生活,直接向现实“发言”,表达对生活的感受和见解,也是指它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常常是近距离的,往往迅速而及时。

第三,散文要有抒情性。面对读者,作者须敞开自己的胸怀,无所掩饰地袒露自己的喜怒哀乐,以真挚的热情的火焰去点燃读者的心;它的叙事和议论等等,必须浸润在抒情的气质里,“笔锋常带感情”,方具有感人的力量。

第四,散文要有意味。它描写生活又不能泥于生活,就事论事,说“一”是“一”,必然流于浅薄和琐碎;它应该从生活本身发现一点内在的意义,表现一点真知灼见,举一反三,“秘响旁通”,才有利于提高读者的思想境界。

第五,散文要美。所谓“美”,包括内容和形式,也包括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散文要有高尚的思想,美好的情趣,并使之通过精心的构思、尽可能完美的形式、反复琢磨的流畅洗炼的文字准确而又充分地表达出来,散文美,才会赏心悦目,濡染读者。

我们就是依据对散文的这种文体观念,编选了这套《20世纪中国散文英华》。但由于卷帙浩繁,再加我们见识有限,其中肯定有许多不够准确和完备之处,尚祈海内外方家多加指正。

1997年红叶时节,

写于黄浦江畔

文坛西北风过耳

——《20 世纪中国散文英华·西部、北方卷》前言

顾国柱

—

西部,中国大陆上原生但又贫瘠的一块地域。所谓原生,是指中国近、现代文明发祥地已从黄土高原移向蓝色海岸。然正因为如此,这里留下了较大的空白。当革命队伍无法再在祖国东南沿海驻足时,便跋山涉水来到这里重辟根据地。现代火种播在黄土高原上,继而形成蔚蔚大势,其中有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

北方,是我国重要的产粮区,亦是古中国文化的核心地带,中国民族文化一直以北方文化为其精神支柱。不幸的是,20 世纪中竟有半个世纪之久,北方一直是军阀混战和外寇入侵的战场,铁蹄

踩在中国最富原生生命力的地方。然而这里，却演出了民族搏起的壮剧。

本卷所收的西部、北方散文，始于本世纪的20年代。如所周知，中国是散文的国度，中国现代散文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进入二三十年代，西部、北方的散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时重要的作家北方有燕志俊、李霁野、王统照、吴伯箫、徐盈、臧克家、李广田、李蕤、老舍、卞之琳等人，西部则为“延安时期”（自然40年代也在内）的一批作家，如丁玲、何其芳、杨朔、茅盾、沙汀、郭小川、莫休、舒湮与果力等人。他们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勾勒了我们民族的发展，民族的雄起。

写于1925年的燕志俊《蝴蝶的家》，是一篇寓意性散文，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它表层写的是自然界的蝴蝶，深层却是赞美生活中的像蝴蝶一样的人：她们是美丽素洁的，在社会“大雷雨”的袭击下，常常是受害者和牺牲者，然而又并不是那样轻易可以被毁灭掉的。她们在风暴中抗争，风雨过后，又会重新在阳光里展开秀丽而坚韧的翅膀，翩翩飞翔……

由三篇在不同时间写下的一组因人抒情散文《三幅遗容》，作者李霁野通过对先后离世的祖母、外祖母和母亲生前的回忆，抒发了他与这三位长者间真挚而深厚的感情。他对人物并未作全面的描述，而是抓住对自己印象最深的几件事、最使自己动感情的人物片断，也就是“思念最深刻”的东西展开细写，在叙事中倾注深情，令人动容，令人难忘。

为读者展现了1933年北方农村情景的是王统照的《青纱帐》。那时候，在如烟如雾的青纱帐里，有三种社会现象在同时剧烈地翻涌着：农夫的艰辛，土匪、日寇的肆虐，民众的斗争。作品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的苦难生活，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迸发出强烈的憎恨。

吴伯箫写于1934年的《马》，从回忆童年时的跃马驰骋，想到了与骏马有关的著名故事，尤其是对出生入死的飞将军李广的敬

仰，抒发了他在烽火岁月中一种向往杀敌的心情，深沉地表达了一种爱国主义的情怀。作者20年代开始撰写散文，30年代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的篇章洋溢着一种清婉、明丽和幽远的气息，总是向读者倾诉一些美丽的情思。到写作此文时，感情变得激越，视野也开阔起来。

徐盈的《山客》选取不为一般人所熟悉的人物为题材，描绘了山客的生活和劳动中最有特点的行为，着重强调他们劳动的艰苦和原始性，以及在特殊的环境和共同的劳动中的团结合作。作者不仅准确地抓住了山客们物质和精神生活的特点，而且从中发掘出一种力量，它就是坚韧不拔和勇往直前的意志。

诗人臧克家在写诗的同时写得一手好散文。他的《野店》是一幅风俗画，描写了30年代山东农村的风情和习俗。野店是古朴的、土气的、落后的，可又洋溢着情趣和诗意。《野店》又是一首赞美诗，赞美了野店主人的古道热肠，赞美了主顾们的豪爽、大气、粗犷、通达。

从老舍的《大明湖之春》的题目里，似乎能使人联想到这是一篇描写大明湖优美的自然风光的散文。然而统观全文，不是写大明湖之春多么好，而是多么糟，多么没有“春意”。作者用他特有的风趣的语言，将大明湖之春的“丑”净化之后给读者。他拉开了人们与实物的距离，在真实的“丑”中灌注了艺术美的生气，而这种从丑化来的美，又有着它特殊的鉴赏价值，不能为单纯的优美代替。这无疑别开生面的写法。

卞之琳的纪实性散记《长治马路宽》，记载了抗战开始的1938年作者对长治抗战生活的所见所闻，以丰富而生动的笔触描绘了一幅长治军民抗战新风貌的画卷，特别是通过朱德总司令在长治的生活片断，再现了朱总司令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风度。

延安时期的散文，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宏伟的时代。抗战进行曲和战斗鼓声同时响彻大地，它和芦沟桥的炮声联袂而来。这时，与

敌人战斗是一切艺术活动的主题。每个人都在发挥自己的个性，为的是和挽救垂危的民族命运结合在一起。所见所闻从四面八方涌来，每种印象都由于亲身经历而会感到震动和刻骨铭心。当时即兴的写作很多，写出来的既是真实的，又像梦幻中的，诗意可以随手拈来，不同的时间、空间都会出现不同的事件和形象。每个人反映出来的又都会是独创的，同时它也是多棱镜的一角，这多角的棱镜又会构成一个浑然的整体。

这一时期的散文，多半是在马鞍上、行军中间，或是在战斗的间隙里写作的。它不仅描绘了革命根据地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剪下了一个个人物的侧影；也不仅使读者看到陕北的“白杨”、延安的“风景”和“上前线去”战士的身影，以及“红军大学”生活、学习、劳动的情形，同时我们还看到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作品里不仅有着火一样的情感，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而且闪耀着人民智慧的光芒。读着这些作品，仿佛置身于当年的宝塔山下、延河之滨，如围坐在开荒的篝火旁，高唱着“黄河在咆哮”、“我们战斗在太行山上”……生活在沸腾，军民在战斗，都在为挽救民族的危亡、为人类的解放燃烧起生命的火把。

这一时期的散文，每一篇都显示了它的生命力，又散发着新时代的芬芳。茅盾的《白杨礼赞》以白杨树为象征，讴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作者明确地把白杨树象征为“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人们，并反复地指出它的不平凡，笔端凝聚着那种升降沉浮的历史感及饱和着的那种激流震荡的时代感，具有粗犷豪放，乐观开朗，生气盎然的崭新情致。他的另一篇散文《风景谈》则歌颂了延安的革命景象。作品通过几个生活场面，就将革命者坚定、刚毅、舒徐和丰满的精神面貌，表现得十分富有艺术魅力。它充满生活情趣，又蕴含哲理意味，深刻地告诉人们“革命”两字的伟大涵义。丁玲的《彭德怀速写》，全文仅800字，却抓住人物特征，从各个角度投射不同的光束，将赫赫有名的军事家虎虎有神地立于纸上。

沙汀的《贺龙将军印象记》，同样凸现了人物的风采和光泽。莫休的《深夜》，栩栩如生地刻画了革命战士的高尚品性。陆定一的《老山界》，表现了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不畏艰险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何其芳与果力，各有一篇直接描述延安的散文，可谓各具风姿，它们多角度地反映了延安作为中国革命中心的伟大场景。而且从何其芳的《我歌唱延安》可以看出，他从抗战后方到延安解放区，思想和文字都经历一番改造，这变化使得他以新的散文家姿态呈现在读者面前。

40年代北方的散文，本卷收有刘白羽、陈学昭、孙犁等的篇章。

刘白羽的散文跃动着时代的脉搏，震荡着战斗的音响。他的《同志》借用了小说技巧，注重环境渲染，以大量的笔墨去写“我”和年轻人之间的猜疑，一步步地将故事推向高潮，为下文突出崇高的“同志”感情作铺垫。高潮是“我”不慎将藏在帽檐里的写着“八路”的臂章掉在年轻人的跟前，“我急忙伸出一只手去捡，一只手去抓枪，一仰头，仿佛望见山崖上垂着的一朵野花，他从早晨时时刻刻对我很凶狠的样子，倏的，给那甜蜜蜜的微笑遮着了。这样，他和蔼地把那只大手抓着我：‘你是同志……你是同志……’”其中没丝毫的粉饰，更没有大段的说教，一切是那样的纯朴、真切，又是那样激动人心。

陈学昭经过抗日战争血与火的洗礼，走遍西北、华北、东北解放区的大片土地，写下了《漫走解放区》这样一部散文集。《过同蒲路》便是其中的一篇，它以过同蒲路（抗战期间此为敌人封锁线）为线索，记叙了晋北解放区人民的斗争生活，讴歌了一种真、善、美的人性。初读似乎过于平淡，但再次展卷细细品读之后，就不禁要为作者那女性特有的细腻的富于感情色彩的笔触所吸引。

孙犁的散文具有清新、流畅而有神韵的艺术风格，显示他的创作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他的不少篇章都充满了诗情画意，他